

交誼典

交誼典第一百十卷

讒謗部紀事一

左傳桓公十年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

莊公二十三年晉桓莊之族

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僖公三十三年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  
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  
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  
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成公十

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奔楚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  
而驟絕之不亡何待 襄公二十有六年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

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  
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

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聘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旣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享伊戾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薰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離火也艮山也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 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

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

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

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剪其翼也 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令尹子瑕聘於秦拜夫人也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

子曰建於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奢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奢揚奢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旣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尙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

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楚人皆殺之 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

貍華多僚華登貍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貍相惡乃譖諸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句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二十七年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患已甚吾無以酬

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  
嚮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  
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  
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熱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熱  
令曰不熱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熱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  
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  
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楚郤宛之難國言  
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譎至  
於今不已戍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  
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  
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

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哀公十六年衛侯占夢嬖人

求酒於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史記吳起列傳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

戰國策成侯鄒忌爲齊相田忌爲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曰公何不爲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撓而誅鄒忌以爲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

威天下欲成大事亦吉否卜者出因令人捕爲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龐蔥與太

子質于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于市而議臣者過于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于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

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爲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爲畏狐也今王之地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江尹欲惡昭奚恤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爲梁

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尹因得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入吾君臣之間臣大

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爲人也近苦矣夫苟不難爲之外豈忘爲之內

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爲有執

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

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

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今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桂山有兩木焉一蓋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鋸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臣爲鐵鋸者乎

注

鐵鋸木中大蟲也以喻讒口居中離間

史記屈原列傳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

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

戰國策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段產謂新城君曰夫宵行者能無爲姦而不能令狗無吠己今臣處郢中能無議君子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于君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纒牽長故纒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纒牽長也

新序雜事篇樂毅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臨淄盡降唯莒卽墨未下時田單爲卽墨令患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賢不肯聽讒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讒之惠王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

齊人李伯見孝成王成王說之以爲代郡守而居無幾何

人告之反孝成王方饋不墮食無幾何告者復至孝成王不應已乃使使者言齊舉兵擊燕恐其以擊燕爲名而以兵襲趙故發兵自備今燕齊已合臣請要其敝而地可多割自是之後爲孝成王從事於外者無自疑於中者

漢書馮唐傳李牧之爲趙將委任而責成功乃得盡其知能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以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滅

孔叢子陳士義篇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熟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日新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麋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麋裘投之無郵及三年政成化旣行民又作誦曰衰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衰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知先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史記韓非列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

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廉頗列傳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爲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尙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尙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尙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

漢書季布傳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

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史記陳丞相世家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爲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于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乃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譏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

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于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驍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王陵免丞相呂太后乃

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于中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于呂太后及爲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嬃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嬃于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嬃之讒也

直不疑傳不疑爲郎事文帝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

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

賈誼傳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

魏其武安侯傳武安侯曰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傑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

漢書孔光傳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旣策免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閭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繇是思之後問日食事上說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及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復免傅嘉曰前爲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嘉傾覆巧僞挾姦以罔上崇黨以蔽朝傷善以肆意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免嘉爲庶人歸故郡

劉向傳向本名更生石顯誣譖張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譴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

依興古事悼己及同類也

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誡之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  
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  
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  
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帑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  
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  
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  
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  
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  
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川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旁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傲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  
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

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  
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  
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  
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  
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唯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  
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  
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醞於用賞約於  
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  
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  
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